

唐音

评注 上

〔元〕杨士弘编选

〔明〕张震辑注

〔明〕顾璘评点

陶文鹏魏祖钦整理点校

河北大学出版社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

文新·读史



上架建议：文史

ISBN 978-7-81097-142-3



9 787810 971423 >

定价：78.00元（上、下册）



唐音

评注(上)

〔元〕杨士弘编选
〔明〕张震辑注
〔明〕顾璘评点
陶文鹏 魏祖钦 整理点校

河北大学出版社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I222.742
Y27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音评注/(元)杨士弘编选;(明)张震辑注;(明)顾璘评点;陶文鹏,魏祖钦点校. —保定:河北大学出版社,2006.10(2010.1重印)

ISBN 978-7-81097-142-3

I. 唐… II. ①杨…②张…③顾…④陶…⑤魏… III. ①唐诗-选集
②唐诗-文学评论③唐诗-注释 IV. I222.7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11603号

唐音评注

责任编辑 杨金花

责任印制 闻利

出版发行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
版次 2010年1月第2版

印次 2010年1月第2次印刷

开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数 467千字

印张 55

定价 78.00元(上、下册)

说 明

唐诗,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鼎盛时期而产生的一个奇迹,千百年来,受到不同时期、不同阶层人士的喜爱,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但是,唐代诗人辈出,仅《全唐诗》所录就达二千多人;唐诗更是浩如烟海,现存近五万首,这就给阅读唐诗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,使一般读者产生望洋兴叹之感。好在白唐代元结《篋中集》始,各种唐诗选本就开始大量涌现,据不完全统计,现存的唐诗选本就有五百多种。这些唐诗选本为传播、普及唐诗发挥了重要作用,一部《唐诗三百首》几乎成为家喻户晓、童叟皆知的读物。

唐诗选本在《四库全书》中归入总集类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在谈到总集类别时说:“一则删汰繁芜,使莠稗咸除,菁华毕出。”从总体来看,四库馆臣的总结是有道理的,但若细加辨析,又远非那么简单。唐诗选本的兴起,有多种原因,唐诗选本类别也因之而异。其一,选诗,是为了标宗明派,用选诗来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,此类选本在明清比较突出,如钟惺、谭元春《唐诗归》完全是出于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意趣,王士禛《唐贤三昧集》贯彻了神韵派淡泊的主张。其二,选诗虽无明确目的,但因审美趣味使然,选诗体现出了个人的审美爱好。如唐芮挺章编选的《国秀集》,选诗多温婉流丽,唐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崇尚风骨,都属此类。其三,选诗主要是为了普及,或属童蒙读物之类,如《唐诗三百首》。这些唐诗选本,无论编选目的如何,类别有何不同,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,它们都属于不同时期与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;而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看,它们都为唐诗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不仅为广大读者所重视,也应引起治文学史者的重视。

建国以后,有些旧的唐诗选本经过整理重新出版,如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唐诗别裁》、《唐诗品汇》、《唐宋诗醇》、《唐诗评选》等。但众多

的唐诗选本还尘埋于图书馆的书库中,难以和读者见面。有些选本,即使是研究唐诗的学者也难觅芳踪。这就如同金埋沙石、珠藏川渚,应用的价值未能得到发挥。更何况有些选本或孤存、或罕见、或虫蠹风蚀,亟须抢救。所以整理和出版唐诗选本,当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。这套历代唐诗选本丛书的出版目的,即在于斯。但是,限于编选者的条件,对现存的唐诗选本尚不能进行全面清理,所以也只能仅就我们可见并认为尚有价值的选本进行整理出版,这就难免多有遗珍之憾。好在来日方长,一部一部做下来,积之有日,或小有成绩。

为方便读者阅读,本丛书统一体例如下:

一、选本的诗歌正文,用《全唐诗》对校,遇有异文,出以校记。

二、注文、评语,无论夹注、夹评与眉批,一律移至诗后,以序号标明注文所在,评语置于注文后面。

三、用标点符号标点诗的正文、注文和评语。注文、评语中的脱衍讹误之字,参照其他版本给以改正。

四、采用规范化简体字排印,为避免歧义,酌用个别繁体、异体字。

詹福瑞

前言

一、关于《唐音》的选注批点者

《唐音》的选编者杨士弘，字伯谦，元末人，生卒年不详。祖籍襄城（今属河南），后徙居临江（今江西临清）。他的生平资料甚少。杨士奇《录杨伯谦乐府》云：“杨伯谦，名士弘，其先襄城人，后官临江，遂家焉。父兄皆武职。伯谦始读书为儒，工于诗，又工乐府。尝选《唐音》，前此选唐者，皆不及也。”^①另，《河南通志》、《江西通志》、《嘉靖襄城县志》等书俱有类似的记载。他好学，善属文，工诗，著有《鉴池春草集》。杨士弘所交多为当时巨儒名士，他们之间互相酬唱，在当时颇有声名。梁潜《泊庵集》卷八《竹亭王先生行状》云：“若襄城杨伯谦，秣陵周贞，豫章万石，大梁辛敬，清江彭鏞刘仲修，乡先生刘尚书，昆弟廖文学，愚寄陈海桑心吾与先生（王沂）之弟御史君子启，日赋咏往还，更唱迭和，以商确雅道为己事。”《江西通志》卷第七十四《人物九·临江府二》云：“刘永之，字仲修，清江人。少随父宦游，能文词，至正间与杨伯谦等讲论风雅，当世宗之。”民初柯劭忞《新元史》卷二百三十八·列传一三五云：“杨士弘……与江西万白、河南辛敬、江南周贞、郑大同，皆以诗雄，名声相埒。”

关于《唐音》的注者张震，所传的资料更少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：“震，字文亮，新淦人，其仕履始末及朝代先后皆未详。”又疑其为明人。张元济云：“按所注地名，均用明制，益可为证。”^②则张震大致生活于明初，其生平及仕履难以考定。

顾璘，字华玉，上元人。弘治九年进士，官至刑部尚书。他有吏

①：明杨士奇《东里集·续集》卷十九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，第616页。

②：张人凤编《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》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，第747页。

能,一生政绩显著;“善诗古文,一时名士,咸归之”^①。初,璘与同里陈沂、王韦,号“金陵三俊”。其后宝应朱应登继起,称“四大家”。事见《明史·文苑传》列传第一百七十四。他有《近言》、《国宝新编》、《浮湘稿》、《山中集》、《凭几集》、《息园存稿》等传世,著作颇丰。他的诗“矩矱唐人,以风调胜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顾华玉集提要》),论诗也主“盛唐”。他在《题批点唐音前》中称:“余弘治间举进士,请告还江南,始学诗,一意唐风,若所批点《唐音》,乃其用力功程也。”《唐音批点》是其倾力之作,集中体现了他“宗唐”的诗学观。

二、关于《唐音》的版本

《唐音》的成书,据杨士弘的自序,“始于乙亥(1335),成于甲申(1344)”,是集十年之力而成的一个唐诗选本,去取颇为不苟。杨士奇称:“前此选唐者,皆不及也。”^②《唐音》自至正四年出版以后,屡次被重刻翻印,版本甚多。

综观诸书目所著录和现存的《唐音》本子,不外乎三种类型。一是祖本系统,此系统以至正四年的元刊本为祖本,只有选诗而没有任何注释和批点,最能见杨士弘选本原貌。此一系统主要有十四卷本、十卷本、十一卷本、二十二卷本。

最早《唐音》刊本,各家著录俱为十四卷。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:“是书成于至正四年,虞集为之序。凡《始音》一卷,《正音》六卷,《遗响》七卷。”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云:“《唐音》十四卷。平津馆有元刊本十四卷,即季沧苇所藏。”又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:“《唐音》十四卷,元刊本,元杨士弘编并序,又虞集序。其书分《始音》《正音》《遗响》为三类。论诗有初唐、盛唐、晚唐之名,始自此书。后来有颜润卿、张震为之注,此为初刻本,故无注也。”^③至于杨士弘序中称十五卷,是连《遗响》附的“方外及闺秀等”的作品也算在内了。

《唐音》在元代便有不同版本。《嘉业堂藏书志》:“《唐诗始音》一卷,《唐诗正音》六卷,《唐诗遗响》三卷,元刊本。襄城杨士弘编次。

① 《钦定大清一统志》卷五十二《江宁府三》。

② 明杨士奇撰《东里续集》卷十九《录杨伯谦乐府》。

③ 瞿镛撰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,第675页。

……各家著录俱作十四卷，白序作十五卷，此本以数计之仅止十卷，以子卷计之实二十三卷，殆相传析并不同欤？”^①则此元刻本为十卷本，卷数与初刻本不同，出现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对所含子卷拆分不一所致。现存元刊本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有元至正四年（1344）甲申尚白斋刊本，只存《唐诗始音》一卷，《唐诗正音》六卷，计七卷；北京师范大学藏元至正四年（1344）《唐诗始音》；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元刊本《唐音》十卷（十二册），有近人邓邦述手书题记^②；国家图书馆、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也都存有一部十卷本的元刊本《唐音》（配补明刻本）^③。

明刻《唐音》版本较多。计有：《唐音》十一卷本明初刻本（国家图书馆藏）；明初魏氏仁实堂《唐音》十卷刻本（国家图书馆（以下简称国图）藏）；明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）建安博文堂刻本《唐音》十四卷本^④；明正统七年（1442）道立书堂刻本《唐音》十一卷本（存五卷，国图藏）；明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）蹇溪书堂《唐音》十卷刻本（上海图书馆藏）；明嘉靖元年（1522）金台汪谅《唐音》十四卷本^⑤；明刻重修蓝印本《唐音》十卷^⑥；《唐音》二十二卷本^⑦等。

此一系统的本子，多保存有虞集序、唐音姓氏并序、杨士弘白序以及各卷选诗目录并序。《唐诗始音》与《唐诗正音》的叙目并序一般统置于《始音》与《正音》的卷首，而《遗响》目录的安置则不尽一致，有的置于《遗响》卷首，有的则分置于各子卷的卷首。诗人名下无诗人小传及诗评。各本《始音》与《正音》的分卷基本一致，《遗响》分类则有很大不同，有分七卷的，有分三卷的，也有分四卷的，但所含子卷却并无

① 吴吕绶、廖荃孙、董康撰、吴格整理校点《嘉业堂藏书志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237～239页。

② 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书目》，1968年6月初版，第193页。

③ 屈万里编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》卷四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第270～271页。

④ 见莫友芝撰、傅增湘订补、傅嘉年整理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目录》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，第63页。

⑤ 见莫友芝撰、傅增湘订补、傅嘉年整理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目录》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，第63页。

⑥ 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集部总集类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664页。

⑦ 此本仅见于明高儒《百川书志》的著录。

不同。

二是辑注系统。明曹安《谏言长语》称：“旧有《唐音辑释》，丹阳颜润卿注，宋祭酒讷为序。”宋讷《西隐集》卷六存有《唐音辑释序》：“……《唐音》，既饌梓，天下学诗而嗜唐者，争售而读之。可谓选唐之冠乎！丹阳颜先生润卿……喜其诸体备，足为学式，恒观不厌，乃考事与景，缉而编之，乃六载而稿始脱焉。盖使观者知某事出某代，某景在某地也。其引经援史，据传摭记训解注释，略无遗阙。间有正其误，辨其疑者，厚哉，先生之存心也。深有功于唐人之诗，又有补于《唐音》之选也。”^①此序题为“至正甲午夏六月”，至正甲午为1354年，则颜润卿注于元代已完成，惜其书不传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称“未见其本”，可能在清代已失传。

四库所著录的为张震十四卷辑注本。张震注本留存有《唐音辑注》明建安叶氏广勤堂十四卷刊本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）；国图标号为3209的明刻本及标号为7853的明刻本；四库本；台湾国家图书馆也藏有《唐音辑注》十二卷明刻本^②，标号为774696-70；上海图书馆藏有《唐音辑注》十四卷明刻本；中山大学藏有清南海孔广陶岳雪楼《唐音辑注》的十四卷钞本^③，辽宁省图书馆藏有朝鲜刻本《唐音辑注》十四卷^④。张震注本在诗人名下增加了小传或简短诗评，诗后有注释。注者引经援史，据传摭记对诗歌予以注释、疏解分析，对于读者了解诗歌本事出处及诗意颇有裨益。

另外，王庸也为《唐音》做过注。骆兆平《新编天一阁书目·天一阁遗存书目》云：“《七体唐诗正音》补注二卷，元杨士弘编，明王庸注，明成化十一年刊本，一册。”^⑤天一阁藏有此书。

三是批点系统。顾璘的批点本有以下几个本子。一、明嘉靖二十年（1541）洛阳温氏刻《唐音》十五卷本，此本为最早的批点本。二、明嘉靖四十年顾履祥刻四十四年（1564）李蓰补校本，据李蓰《题批点唐

① 明宋讷《西隐集》卷六。

② 见《台湾公藏善本书目索引》，国立中央图书馆1971年印，第946页，及台湾国家图书馆《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》集部三，1999年版。

③ 中山大学图书馆《古籍善本书目》，第222页。

④ 《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日联合目录》，辽海出版社，第3196页。

⑤ 中华书局1996年版，第137页。

音后》“为补一叶，更三叶，正三百七十有五字，四口而迄事，用以便观者也。嘉靖乙丑冬十二月顺阳李蓑志”，则此本是在顾刻原版的基础上做了若干补正，此本后有温秀、顾履祥跋及李蓑识语。此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，南京图书馆也有藏本（后有清丁丙跋）^①。三、明刻朱墨套印本《批点唐音》十五卷，王重民云“是书不载其他姓氏，盖依顾璘原本，又卷内无校刻人题记，以板式字迹推之，殆闵氏所刻”^②，国图藏编号为36430的朱墨套印本，卷终没有跋，则当是据温秀刻本翻刻而成。四、明崇祯三年（1630）吴钺西爽堂刻本，吉林大学图书馆和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此刊本^③。五、沔阳卢氏慎始斋《湖北先正遗书》本，此本据嘉靖本影印，国图及中山大学图书馆都藏有此书，另外四川省图书馆还藏有吴钺重订，日本享和三年（1803）学问所刻本^④。

顾璘批点本为十五卷本，唐诗始音一卷，与其他系统本子无异；对唐诗正音部分批注详细，析正音为十三卷；对遗响的评点较为简略，合《唐音遗响》部分为一卷，删除了大量原《唐音遗响》选诗，如在杜牧《寄题甘露寺北轩》后删去了杜牧、许用晦、李义山3人的30首诗歌，在郑守愚的《淮上与友人别》后删去了包括唐彦谦《曲江春望》在内的27位作者的55首诗，表现出明显的轻晚唐、重盛唐的倾向。

综观三个系统的《唐音》版本，以祖本系统的选诗最全，张震注本与顾璘批点本与之相较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原选诗缺失的现象，这里面既有漏刻、刻本残缺的原因，也有人为地删去原选诗的原因。各系统的本子大都有虞集序、杨士弘白序、唐音姓氏目录并序、唐音凡例。祖本系统保存有各卷的选诗目录及序言，顾璘批点本则没有各卷的选诗目录及序言，而现在张震注本对各卷的选诗目录及序言保存情况则不尽一致。由于漏刻与原书残缺的原因，现存各《唐音》本子对杨士弘原选本的保存情况很不一致，但相互参校，还是不难弥补其缺漏，复原杨书原貌的。

① 清丁丙撰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891页。

② 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，明文书局1984年版，第460页。

③ 见《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目联合目录》，辽海出版社年版，第3196页，及台湾《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》集部53。

④ 四川图书馆《古籍善本书目》集部上，1958年版，第11页。

三、《唐音》的体例内容

杨士弘在白序中历数前代的唐诗选本之失,提出了自己的编选标准及宗旨:

余自幼喜读唐诗,每慨叹不得诸君子之全诗。及观诸家选本,载盛唐诗者,独《河岳英灵集》。然详于五言,略于七言,至于律、绝,仅存一二。《极玄》姚合所选,止五言律百篇,除王维、祖咏,亦皆中唐人诗。至如《中兴间气》、《又玄》、《才调》等集,虽皆唐人所选,然亦多主于晚唐矣。王介甫百家选唐,除高、岑、王、孟数家之外,亦皆晚唐人。《诗吹》以世次为编,于名家颇无遗漏,其所录之诗,则又驳杂简略。他如洪容斋、曾苍山、赵紫芝、周伯弼、陈德新诸选,非惟所择不精,大抵多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也。后客章贡得、刘爱山家诸刻初盛唐诗,手自抄录,日夕涵泳。于是审其音律之正变,而择其精粹,分为《始音》、《正音》、《遗响》,总名曰《唐音》。

归纳起来,他认为选诗要各体皆备,不能详此而略于彼,也不能只选一种体裁;选唐诗要包容唐代的各个时段,不能只选某一时段人的诗;选诗要“审其音律之正变,而择其精粹”,编选出能代表一代诗歌成就的唐诗选本。他把《正音》不录,“堕于一偏”、“唐风之变”、“惜其音靡”的诗歌收入《遗响》,以区分正变,他说:

余既编《唐诗正音》,今又采其余者,名曰《遗响》,以见唐风之盛与夫音律之正变。学诗者先求于正音,得其情性之正,然后旁采乎此,亦足以益其藻思。

认为学诗要审其音律之正变,先求之于正音,以正情性,再旁采其变,以益藻思。

全书分《唐诗始音》、《唐诗正音》和《唐音遗响》三个部分。《始音》只选录王、杨、卢、骆四家的诗。以“四家制作初变六朝,虽有五、七之殊,然其音声则一致”,故《始音》不分类编。《正音》以体裁分卷,依次为五言古诗、七言古诗、五言律诗(排律附)、七言律诗(排律附)、五

言绝句(六言绝句附)、七言绝句,各卷内又分出子卷以区分初、盛、中、晚。如正音卷一(五言古诗)有两个子卷,卷上选录的是初盛唐的诗,卷下选录的是中唐人的诗,卷四(七言律诗)含三个子卷,卷上选初盛唐诗人的七律,卷中选的是中唐诗人的七律,卷下选的是晚唐诗人的七律。其中五言古诗、七言古诗、五律、五绝各含上下两个子卷,卷上选初盛唐诗、卷下选中唐诗。七言律诗与七言绝句各含上中下三个子卷,分选“唐初盛唐”、“中唐”与“晚唐”诗。《遗响》部分不分体,或选未见全集不足以名家者,或选调不入正音然不可弃者,或选能卓然名家但堕于一偏者,或选方外、闺秀、无名氏之近于乐府唐音者,“以见唐风之盛,与夫音律之变”。

四、《唐音》的价值及影响

《唐音》自出版以后到明中叶这段时间,流传甚广,具有较大影响。明宋纳撰《唐音辑释序》:“(《唐音》)既餗梓,天下学诗而嗜唐者,争售而读之。可谓选唐之冠乎!”^①梁潜称白杨伯谦《唐音》一出,其余唐诗选本几废不见^②。它尤其受到明代学者的推重。曾编《文渊阁书目》的杨士奇称《唐音》:“前此选唐者,皆不及也。”^③程敏政云:“杨伯谦所辑《唐音》,论择精审,成一家之言,谈者尚之。”^④胡纘宗也云:“诗自杨伯谦《唐音》出,天下学士大夫咸宗之,谓其音正,其选当。”^⑤高儒《百川书志》也称:“(《唐音》)审订音律,选择精严,非诸家所及。”

《唐音》1344年出,1354年已有颜润卿的注本出现;《唐音》在明代屡被重刻,现存的《唐音》版本多为明代刊本,可见当时是很受欢迎的。何良俊《四友斋丛说》曰:“元杨仲弘(士弘)所选《唐音》,小时见其盛传。”明祝允明开列书单给别人,把《唐音》列为必读之书,可见对此书的重视^⑥。当时很多人以《唐音》为范式,依据《唐音》所选的诗歌,一一和作,名之为《和唐音》。如监察御史张楷曾取《唐音》所选七

① 明宋纳《西隐集》卷六。

② 《跋唐诗后》,见梁潜撰《泊庵集》卷十六。

③ 《录杨伯谦乐府》,见杨士奇《东里续集》卷十九。

④ 《志云先生集序》,见程敏政《篁墩文集》卷二十二。

⑤ 胡纘宗《刻唐诗正声序》,见明嘉靖何城重刻本《唐诗正声》卷首。

⑥ 参见《三望一首赠杜子》,祝允明撰《怀星堂集》卷二十七。

言律诗，一一和之^①；明正统间，会稽陈惟成“精于唐律，有《和唐音》行于世”^②；“余姚杨时秀亦和《唐音》，煞有风致”^③；万悉之取《唐音》，历次其韵而和之，也有书梓行于世^④。

《唐音》成书后，选家纷纷效法，或直袭其所选，或规模其体例，另成选本。如明代王梦弼《唐诗别刻》是从《唐音》中抄出五七律三百六十首而成的^⑤。明黄纲撰《唐音集成》是删去《唐音》六十余首诗，增加千二百余首而成的^⑥。明康麟编《雅音会编》十二卷，书内仿《唐音》列有《始音》、《正音》、《遗响》之目^⑦。明代还有《唐音类选》、《重选唐音大成》等，一看题目即知是《唐音》体例影响下的唐诗选本。规模《唐音》的高棅《唐诗品汇》，更是后出转精，后来居上，成为明代中后期影响最大的唐诗选本。高氏《品汇》，在诸体之中，各分正始、正宗、大家、名家、羽翼、接武、正变、余响、旁流九格；以初唐为正始，盛唐为正宗，为大家，为名家，为羽翼；中唐为接武；晚唐为正变，为余响；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。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，则不以世次拘之，区分正变更更为细致；各卷以体分类贯彻得更为彻底；增选李、杜、韩三家诗，对《唐音》选诗作了完善。但综观其书，无论从编排体例，还是从诗学观都深受《唐音》影响。

《唐音》是宗唐派的早期选诗范本，杨上弘特别推重盛唐诗歌，他在《正音》卷首小序中称：

唐初稍变六朝之音，至开元天宝间始浑然大备，遂成一代之风，古今独称，唐诗岂不然邪，是编以其世次之先后，篇章之长短。音律之和协，词语之精粹，类分为卷，专取乎盛唐者，欲以见音律之纯，系乎世道之盛。

① 《题张御史和唐诗后》，见明杨荣《文敏集》卷十五。

② 明徐伯龄《蟾精集》卷十六。

③ 《和唐明诗评》，见《元明事类钞》卷二十二《文学门》二。

④ 章轩《和杜诗序》，见姚黄宗羲编《明文海》卷二百六十一。

⑤ 《百川书志》卷十九。

⑥ 参见孙琴安《明代唐诗选本考》，《唐代文学研究》第四辑，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414页。

⑦ 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一·集部四十四·总集类·存目一。

这直接开启了明代诗宗“盛唐”的诗学观。他的《正音》部分多选盛唐,余响多选晚唐,反映出他对盛唐与晚唐诗的不同体认。胡震亨云:“自宋以还,选唐诗者,迄无定论。大抵宋失穿凿,元失猥杂,而其病总在略盛唐详晚唐。至杨伯谦氏始揭盛唐为主,得其要领。复出四子为始音,以便区分,可称千古伟识。”^①正指明了《唐音》的兹选之功。

不过,杨士弘并不僵化地以时代来区分诗的正变,他区分正变以诗的“音节”而不以世道论。《唐音》之中,既有入正音的晚唐诗,也有收入《遗响》的盛唐诗,这无疑是非常辩证的。以世道来区分正变一直是儒家诗学的传统,此书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正变,正是其独到之处。然而,《唐音》正因此招致不少批评,有些人虽没有提出批评,但他们往往把始音、正音、余响,分别与初唐、盛唐、中晚唐各期简单地对应起来,则是误解杨士弘选诗重“音律之纯”的本旨,这些人反不如杨士弘通达。杨氏从唐诗的音律、体制来探求其正变,由此才能更突出初、盛唐诗的历史地位。

《唐音》选诗颇具文学史眼光。如其首选四杰九十三首诗作为《唐诗始音》,并云:“四君子一变而开盛唐之端,卓然成家。观子美之诗可见矣。然其律调初变,未能纯,今择其粹者,列为《唐诗始音》云。”前此选唐诗者颇多,却从未有人对四杰诗如此重视。《唐音》准确地反映出四杰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,对于后人正确地评价和认识四杰诗歌,有很大贡献。再如《正音》卷一选五言古诗,首选陈子昂二十六首诗歌(包括《感遇二十四首》、《修竹篇》与《鸳鸯篇》),是对陈子昂恢复古雅、变革齐梁之功的充分肯定,他多选王维、韦应物、柳宗元诸人的五古,也颇具眼光。

《正音》是《唐音》最重要的部分,以体裁分类,分选各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,很能反映出唐代诗歌总体成就。如《正音》卷二选取七言古诗,入选最多的几位诗人分别是:岑参 23 首、王维 14 首、高适 11 首、李颀 13 首、崔颢 8 首。除李杜而外(此书凡例中注明“李、杜、韩诗世多全集,故不及录”),这几位诗人正好代表了盛唐七古的最高成就。他们最具有代表性的七古名作,也无一漏选,如所选岑参的《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》、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、《走马川行

① 胡震亨撰《唐音癸籤》卷三十一。

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》等,高适的《燕歌行》、《封丘县》、《古大梁行》等,以及李颀《送陈章甫》、《古意》、《古从军行》、《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寄弄房给事》、《缓歌行》等,崔颢的《长安道》、《渭城少年行》、《孟门行》、《雁门胡人歌》等,都是他们各自七古的代表作。再如《正音》卷六选七言绝句,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、王维《送元二使西安》、王之涣《凉州词》、王昌龄《闺怨》和《长信秋词》、张继《枫桥夜泊》等脍炙人口的名作,也都一一在选。《正音》部分其他各体的选诗也都很具有代表性,程敏政称其“迥择精审,成一家之言”^①,决非泛泛的溢美之词。

《唐音》首开“以言为次”的诗集分类方法,排律之名也由此首创。它关于唐诗“初盛唐、中唐、晚唐”的分期方法,开启了后来的唐诗四分法,极具文学史意义。

当然《唐音》也有诸多不足。其《凡例》云:“李、杜、韩诗世多全集,故不及录。”但他并不是不重视李、杜诗,其白序云:“夫诗莫盛于唐,李、杜文章冠绝万世,后之言诗者皆知李、杜是为宗也。”非常推崇李、杜。又在《凡例》中称:“古诗及乐府及李、杜全集,类编续刊,以便学者。”不录原因说得明白。不过作为一个唐诗的选本,不选这三家的诗终究是一大缺失。他虽然推重盛唐诗,在白序中也对前代选家略盛唐、详晚唐的做法提出了批评,选诗的数量总体看来还是中晚唐多于盛唐^②,其选诗数量与“专取乎盛唐”的宣言未能一致。这些缺失招致了不少批评,明邵天和序《重选唐音大成》云:“至正间,襄城杨伯谦独取李唐一代名家,编为数卷,命曰唐音。其用心亦至矣。第取于盛唐者太严,而于晚唐似又颇恕,以李、杜、韩三大家而不与,尚自不能无遗憾。”^③胡应麟说:“独杨伯谦《唐音》颇具只眼。然遗杜、李,详晚唐,尚未尽善。”^④胡震亨说:“所称正音余响者,于前多有所遗,于后微有所滥。而李、杜大家,猥云示尊未敢并隣,岂非唐篇一大阙典?”^⑤这些批评都是很中肯的。另外,还有一些未能尽善之处,如题为《归雁》的

① 《志云先生集序》,见程敏政《篥墩文集》卷二十二。

② 参见香港陈国球《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》,见《唐代文学研究》第五辑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,第763页。

③ 台湾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》,第368页。

④ 明朝应麟《诗数·外编》卷四,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,第191页。

⑤ 胡震亨《唐音彙纂》卷三十一。

“潇湘何事等闲回”一绝，全书凡两见：一见于《正音》，为钱起之作；一见于遗响，为薛能之作。姑不论其作者辨证之失，同一首诗，既入于正音，又入于遗响，不能不使人怀疑其选诗标准的一贯性。但正如李东阳所说，“选诗诚难，必识足以兼诸家者，乃能选诸家。识足以兼一代者，乃能选一代。一代不数人，一人不数篇，而欲以一人选之，不亦难乎？”^① 尽管如此，平心而论，杨士弘编选的《唐音》在当时已经超越前人，达到了相当的高度，我们不能苛求古人。

五、张震注与顾璘批点的价值

张震的注本，援经采史，广证博引，对于了解诗歌的用典出处，诗人作诗的背景很有帮助，颇具史料价值。张注间有对诗歌的疏解，对读者理解诗歌也很有帮助。如陈子昂《感遇》“兰若生春夏”一篇后的张震注云：“按：此诗子昂自惜有忠贞之节，幽静之德，且生遇其时，而才冠于人，足以行其志，而不得用于时。又《选诗补注》以为此诗子昂未仕时作，盖恐岁月遂暮而无成也。”对全诗意旨的疏解，要言不凡，颇中肯綮。当然，张注也被后人批评，《四库总目提要》称其“注极龂齟”，杨慎《丹铅总录》卷六云：“唐诗‘二庭归望断，万里客心愁’，‘二庭’者，沙钵罗可汗建庭于虽合水，谓之‘南庭’；吐陆建牙于黠戛山，谓之‘北庭’。二庭以伊列水为界，所谓南单于、北单于也。近注唐音云：‘二庭未详’。何以注为？”批评张震不能注出“二庭”。关于骆宾王《晚泊蒲类》诗中“二庭”一词，张震注云：“未详，或云按诗中有朔气边秋，当是匈奴单于二庭，然未敢必，当别考。”虽没有注出，但张震对未敢必者存疑的态度，则是值得肯定的。总的看来，作为一家之注，张注仍多有可采之处，因此，对张注予以保留整理是有必要的。

顾璘的批点分题批、夹批、尾批、点批几种形式，对佳句则予以圈点。他的批点，颇为精当。如对杨炯《送丰城王少府》批点如下：

愁结乱如麻^①，长天照落霞^②。离亭隐乔木，沟水浸平沙^③。
左尉才何屈，东关望渐赊。行看转牛斗，持此报张华。

① 明李东阳撰《怀麓堂诗话》。